

第一九九六次会议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五下午三时纽约

主席：亚当·马利克先生(印度尼西亚)

议程项目 24

庆祝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联合国二十五周年纪念委员会的报告

1. 主席：我请联合国二十五周年纪念委员会报告员，意大利的米尼奥洛先生提出委员会的报告〔A/8425〕。

2. 米尼奥洛先生(意大利)，联合国二十五周年纪念委员会报告员：我今天很荣幸地向大会提出的联合国二十五周年纪念委员会的报告是经过委员会多次会议仔细研究过的。这份报告包括了委员会一年来活动的摘要，而且也详细地、精确地说明为了庆祝本世界组织二十五周年纪念，联合国组织内外所执行的种种倡议。因为这份文件在本质上是说明事实，而且是委员会长期审议的结果，所以几乎不需要任何介绍或解释。可是，我有责任要强调指出，在起草这份报告的简要的、官样文章式的因而有点枯燥的文字方面，委员会成员们进行了建设性的工作和持续不断的认真的努力；他们在全力执行交付给他们的任务时是依照：

“……筹备委员会的普遍意见，即通过这次周年纪念应加强本组织及其效能，办法是重申各国政府和人民信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并重新努力‘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和自决原则为根据的友好关系……和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的国际问题，并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鼓励对全体人类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①

3. 许多政府依据这个精神，就增强联合国的效

能提出了种种建议。他们的建议是在答复一九六九年二月十四日秘书长请他们对如何庆祝周年纪念作出建议的通知时提出的，或是由他们最权威的发言人在纪念大会和整个第二十五届大会上发言里作出的。大会从报告的结尾一段话中可以看出，虽然委员会依据第2499(XXIV)号决议第5段(c)的指示已经注意到这些建议，可是时间不容许我们全部都加以仔细考虑。

4. 主席：联合国二十五周年纪念委员会主席、加纳的阿克韦先生希望作简短的发言。

5. 阿克韦先生(加纳)：联合国二十五周年纪念委员会的报告现正在大会审议之中，作为委员会的主席我想乘这个机会对报告员意大利代表团的米尼奥洛先生，表示深切的谢意，他对文件A/8425所载的委员会报告作了正确、简洁而清楚的介绍。米尼奥洛先生的高度责任感、始终不渝的忠诚和乐于合作的精神给了我非常宝贵的帮助。我也要特别赞扬下列几位我荣幸地同他们亲密共事的委员会负责人员：保加利亚代表团的塔拉巴诺夫先生和加夫里洛娃夫人，圭亚那代表团的汤普森先生和贾丁小姐以及印度的森先生。这几位杰出的同事具有丰富的经验，带着协调的精神，提供了建设性的意见，因而大大地促进和加强了委员会的工作。最后，请让我感谢委员会的所有成员，他们在履行大会委托给我们的任务时，积极而耐心地进行合作。尽管在委员会碰到的问题里有些在性质上是难以解决和引起争论的，对我而言这仍是一个最值得和最满意的经验。作为一个委员会，我们通过合作、克制及和解的精神，作到了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协议。

6. 我确信各代表团都已注意到正在审议的报告是提交到大会里的最短的一个。可是，对熟悉情况的人来说，它并不隐讳委员会曾遇到过的困难和指出它工作成果所具有的积极性。委员会是由第二十四届大会为了联合国的二十五周年纪念而设立的。它有三项具体任务：草拟和协调各项周年纪念计划；组织联合

^①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四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25，文件A/7690，第28段。

国纪念周年的适当活动；以及审议与周年纪念有关的增强联合国效能的提案和建议。

7. 委员会大部分工作所反映的当时的普遍精神，是在纪念联合国二十五周年纪念时不仅要举行一些虽然是很正当合理的仪式、欢乐和庆祝，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评价本组织的总的情况，再次强调应致力于它的理想，和研究如何更好地加强它的力量以及使它更有效地承担它未来的任务。这个精神很生动地表现在为这次周年纪念而通过的主题：“和平、正义和进步”上。

8.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纪念委员会的合作下，组织了从一九七〇年十月十四日至二十四日举行的纪念大会，以便邀请尽可能多的世界领袖庄严地举行会议，并通过若干重要文件来指导本组织将来在主要领域里的工作。

9. 因此，我们满意地知道，能够参加这个庄严的纪念大会的，有多达四十四个国家和政府的首脑、两个副总统、四个副总理、九十二个外交部长和许多国家和政府首脑的特使。当时大会通过了若干文件，其重要性是与大会的庄严性相称的。这些文件就是：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的国际法原则的宣言〔第 2625(XXV)号决议〕，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第 2626(XXV)号决议〕，和联合国二十五周年纪念宣言〔第 2627(XXV)号决议〕。同样重要的是第二十五届大会所通过的贯彻执行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行动方案〔第 2621(XXV)号决议〕和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第 2734(XXV)号决议〕。这些蓝图标示出了指导国际社会在国际和平及安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非殖民化和种族和谐等领域里实现联合国基本宗旨的重要里程碑。现在正是各国把这些指导原则反映到它们日常政策和行动的时候了。

10. 关于这方面，组织世界青年大会可说是纪念委员会的重大成就之一。构成世界一半以上人口的全世界的青年们首次被邀请表示他们希望同联合国合作的方向和帮助解决联合国所面临的许多问题。这是这次周年纪念最重大的特征，因为这次大会就世界和平、发展、教育和环境等问题所发出的信息和作出的

报告，对本组织的工作提供了重大的贡献。正如吴丹秘书长所说的，在世界青年大会举行之后，联合国再也不会和从前一样了。

11. 我们也必须提到由旧金山市组织并于一九七〇年六月二十六日在该市举行的重要庆祝集会。这个集会和由该市当局协助组织的其他纪念活动鼓舞我们回想到本世界组织的历史起源和在一九四五年签订联合国宪章时所发出充满希望的信息。这份报告也叙述了本组织及其专门机构根据纪念委员会的推荐而举行的许多重要活动，例如发行纪念邮票和纪念章，组织公众庆祝会、展览会、讨论会和报告会，以及由新闻厅出版小册子和发行影片和电视节目——这一切都是为了加强公众对联合国的了解和兴趣。

12. 同样重要的是在这份报告里谈到各国举行周年纪念的那一章。详细情况可在秘书处的档案里看到。应该使人感到满意的是，为了加深公众对联合国工作的参与和兴趣，有这么多的会员国在国内举行了种种适当的纪念活动，例如举行国会的特别会议，无线电、电视和新闻节目，研究班，研究报告会，出版物，演讲会，专题讨论会和辩论会以及体育比赛。

13. 大会要求各国批准和加入各种联合国所通过、赞成或支持的国际条约的呼吁所带来的积极成果，也是值得高度赞扬的〔见第 2499 A(XXIV)号决议〕。让我们希望，为了扩大真正的国际法律秩序的基础，会有更多的国家响应这个呼吁。

14. 可是委员会的工作，有一个方面无法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满意。正如报告第十二章所说的，委员会未能仔细研究在第二十五届大会上和向纪念委员会所提出的关于如何能更好地加强联合国和使它更为有效的所有各种有益的建议和提案。在这些涉及整个联合国系统的许多领域的提案中，确实有不少非常值得注意而且影响远大的提案，它们可能大大有益于本组织将来的工作。因此，由于时间不够，而未能仔细考虑，是使人遗憾的。如果大会愿意的话，大会应该决定处理这件事的最好的办法。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现有的一些机构或委员会正在研究这方面的若干建议；大会程序和组织合理化特别委员会的报告〔A/8426〕就是成果之一。

15. 我最后要说一下纪念委员会的成员们是多么感谢吴丹秘书长在委员会工作期间不断地给我们关心、帮助和鼓励。没有他的支持和秘书处职员们的帮助,我们的工作绝不会象我们现在想象的那么成功。在这里我也要特别赞扬委员会的秘书们,特别是明石先生,他们曾经坚定而忠实地为委员会服务。

16. 庆祝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的确是一个历史性的庄严的大事,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先驱。已经通过的重要决议现在可以作为重新致力于增进和平、正义和进步等理想的基础。如果要维持未来十年里对本组织的希望和信心,现在正是各会员国努力实现这些决议的时候。

17. **主席:** 对于这次联合国二十五周年纪念委员会的主席和委员在组织庆祝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活动中所取得的成就,我谨代表大会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他们表示感谢。

18. 如果没有人要发言,我就认为大会表示已经注意到了文件 A/8425 里的报告。

会议决定如上。

19. **主席:** 我们结束了对议程项目 24 的审议工作。

议程项目 97

世界裁军会议(续)

20.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秘鲁):** 秘鲁代表团认为,在本届大会上研究召开一次世界裁军会议的问题是令人感兴趣的。苏联提出的重要倡议,由于中国实际参加了本组织而显得更为重要,因为现在世界上拥有核武器的五个战争潜力最大的国家都是联合国的会员国了。作为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这些国家对于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确实起着突出的作用。自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以来,从未有过比现在更好的全面消灭核武器和热核武器的条件。

21. 我们认为,我们不应该仅仅因为方法上的理由而怀疑世界裁军会议的可能性。我们无可置疑地知道这个会议能否成功,最后总得以少数几个国家的政

治意愿为转移;因此,乍看之下,继续进行规模有限的谈判似乎更为适宜。可是,正如许多代表已在这个讲坛上所指出的,日内瓦裁军委员会自从成立以来进展很少;它一直把自己的工作局限在附带措施方面,而这些工作甚至用最高度的想象力也不能认为是裁军措施。

22. 由于两个核国家一直没有参加,通常称为莫斯科条约的部分禁试条约^②事实上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 2373(XXII)号决议,附件〕遭到了同样的限制,而且因为它没有对无核武器国家同时提供保障,似乎是倾向于冻结核现状,而不是不扩散。关于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第 2660(XXV)号决议,附件〕,它只适用于海岸线十二海里以外的地区;而且,除了不是一个裁军措施——因为我们知道当这个条约开放签字时,在那些地区并无这类武器——它也不是限制或管制军备的办法。而且,这项条约也是一项危险的措施,因为它默许了把这种装置设在据推测以前没有过这种装置的地区——即在海岸线和十二海里界限之间的地区。至于裁军委员会会议提交本届大会审议的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草案〔A/8457,附件 A〕,也只是由于拥有此种武器的国家事前采取了单方面的决定才拟定的。

23. 在日内瓦之外,苏联与美国正在进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可是这些会谈只涉及到限制战略武器——也就是说,消除“过度的过度杀伤能力”;而只字未提关于销毁储存的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可能性。

24. 鉴于这些代表过去二十五年来经验所得到的结果,那种认为有效的裁军谈判可能在更为有限的规模上顺利进行的设想,已经站不住脚了。

25. 我国代表团绝对无意低估日内瓦委员会的工作;由于没有更好的办法,我们一向公开支持日内瓦委员会所采取的某些措施。但是,在裁军委员会会议里似乎没有恰当的结构,使委员会中的无核武器国

^②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四百八十卷(一九六三年),第 6964 号)。

家或不是超级大国的军事盟国的会员国能够起有效的调解作用。我们也不能忘记由于法国的不参加而引起的种种问题。

26.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我们必须通过一个在道义上和政治上具有普遍性权威的机构，使得现在正在进行而只是开始接近裁军这个概念的小心翼翼的谈判得以注入新的生机。我们认为，不仅仅只有那些有兴趣保持恐怖平衡的国家，而且所有受到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影响的国家都参加的世界裁军会议，一定会为本组织的这个主要任务带来新的推动力。我们要求的是，所有能够作出贡献的国家，它们也许是能够作出基本贡献的国家，都应有机会在平等的基础上，与现在是裁军委员会会议成员的国家共同努力。

27. 此外，我们必须切记把资源大量花费在武器，特别是核武器上，已造成了对发展的巨大障碍——这是去年大会所批准的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第 2626(XXV)号决议〕这份文件所指出的，也是“七十七国集团”第二次部长级会议^③所重申的；在那个会议里，最直接受到这类军备费用盘旋上升的影响的发展中国家都强调了这个问题。

28. 因此，我国代表团感到，我们必须通过有效地表示裁军的决心，特别是有核国家的裁军决心，来创造一个具有信任和信心的环境。还有比就无核区和在所有环境中立即无条件停止核试验承担法律义务更令人信服的证据吗？

29. 因此，基于鼓励而不是阻碍，扩大而不是限制的愿望，秘鲁支持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设想。

30. 可是，如果我们重蹈一九六五年的覆辙，那就可悲了；那时，大会赞成一九六四年在开罗举行的第二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的倡议，通过了一项提出召开一个世界性的裁军会议这个设想的决议；可是这个决议并没有建立有效的筹备机构，而是让各国自己去采取行动。如果这次真要召开一个裁军会议，大会就必须自己设立特设的筹备机构，而且，同时要

敦促核国家通过个别的或集体的措施，推进和保证这次会议的成功。

31. 因为我们大胆地希望大家具有裁军的真诚愿望，而且希望大国也决心创造有利于裁军的气氛，同时也因为我们认为本届大会可能会决定召开一个在联合国主持下尽可能普遍的世界裁军会议，所以，让我们努力采取能使它成为有生气的机构的具体办法，也让我们不要把自己局限于只是再表示一次虔诚的希望，再阐述一次含混而空洞的诺言。

32. 罗西季斯先生(塞浦路斯)：我国代表团认为，在联合国历史上的这个时刻召开世界裁军会议似乎特别恰当和必要。因此，我们感谢苏联代表团主动提议把这个项目包括在议程之中〔A/8491〕。联合国已经进入了裁军十年，这个运动本身就要求采取新的和更有效的步骤，以达到裁军的主要目的。联合国的普遍性现在也有重大的进展，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我们在一起了。我们希望在我们的讨论中将会出现一种积极、谅解和合作的精神。

33. 世界裁军会议的根本意义和目的，是要为解决裁军这个问题和它与其他问题相互之间的紧密关系提供一个新的途径，也是要为整个努力带来新的推动力。这个会议必须严肃地研究一下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裁军工作上所经历的途径和所采取的程序，以便使我们的努力更有意义而有效。

34. 当十二年前大会一致通过我们的基本裁军决议〔第 1378(XIV)号决议〕的时候，当这个决议有了核国家之间关于裁军原则的协议^④相配合的时候，忧虑焦急的人类自然要怀抱种种希望和期待。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在随后的谈判里，不但实现那个决议的主要目标——销毁、削减或限制核武器的生产和发展——在实际上毫无进展，而且与之相反的情况占了上风。因为，当搞不出什么结果的裁军会谈正在举行的时候，军备竞赛好象为了抵消裁军努力那样正在以甚至更快的速度继续不断地进行着。一九六一年和一九七一年间核军备数字的比较就生动地说明了我们已走过的道路和这条道路将导致的方向。以陆地为基地

^③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五日在秘鲁利马举行。

^④关于裁军谈判的一致商定原则的联合声明(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十六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 19，文件 A/4879)。

的洲际弹道导弹在一九六一年只有三十枚，到了一九七一年已增加到两千六百枚。如果包括潜水艇导弹，这个数字是三千五百枚洲际弹道导弹。全世界花在军备上的费用由一九六〇年的九百七十亿美元增加到一九七〇年的两千零四十亿美元。百万吨级爆炸力的储存量由一九六〇年的六千增加到一九六八年的三十二万，而且尚在继续增长中。

35. 按照秘书长所作关于军备竞赛后果及其对世界和平和安全极端有害影响的报告〔A/8469〕，这样的武器积累足以毁灭地球上的全部生命，既然如此，难道这种积累作为一种威慑力量是必要的吗？从任何观点来看，这种在越来越大的过度杀伤能力上进行的消耗性竞争似乎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而不断地试验新的和更先进的毁灭全球的核武器也同样是这样的。

36. 我们绝不低估过去十年里为了防止核武器蔓延到周围地区或扩散到无核国家而达成的种种重要的附带或局部措施所带来的好处。我们完全赞赏裁军委员会会议为了达成这些措施所作出的专心致志的努力；特别是部分禁试条约，它是走向制止更多的大气辐射污染严重危害人类生命的一个最重要的步骤。可是，作为裁军措施，这项条约的作用就并不大；因为它留下了地下试验的大漏洞，所以对于军备竞赛没有什么影响。事实上，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的核试爆都是在部分禁试条约生效以后进行的。因此，只要军备竞赛不但完全没有受到影响，而且继续升级，以致抵消和破坏了裁军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我们就必须采取比较有效的办法来阻止这种竞赛，及时扭转目前这种不祥的趋势。

37. 除了军备竞赛引起的种种危险和经济消耗之外，这种继续不断的战争准备也有它心理上的影响。它造成了战争的心理状态，因此给世界带来了一股冲突和动乱、危险和不安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并不是导向和平的最好办法。结果，武装竞争更加普遍化了。这样，发展中国家牺牲它们的经济发展而增加的军事预算，正如法国代表科斯久什科-莫里泽大使很中肯地指出的，竟然达到了全部军备支出“几乎是这些国家所得公共援助的两倍”〔第一九八九次会议，第15段〕的程度。

38. 世界人民最大的希望是要从沉重的、无益

的军备负担下解脱出来，以便把他们的时间、精力和世界资源用于改善生活和维护我们这个人们称之为已被掠夺了的星球。我们的子孙后代将难以理解为什么地球上大量而不能再生的宝贵资源，竟然会转到象军备竞赛这种完全没有用处的，而且有破坏性的目的上去，而多年来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以制止这种现象。

39. 我们这样评论缺乏限制军备的办法，绝不是怀疑已经作出的努力或进行有关工作时所表现的真诚。可是，核国家似乎都被困在一个无法逆转的过程，一个无法逃避而且不能摆脱的军备过程之中。

40. 在世界裁军会议的主持下，我们可以作出坚决的努力，帮助核国家从这注定要招致世界末日的军备竞赛里解脱出来。尽管核国家自己完全谴责这种军备竞赛的过程，它们同时却又狂热地从事这种竞赛，而不能加以阻止。我们承认它们曾经真心实意地想要阻止它，而且仍在想法作到这一点，可是，军备竞赛本身好象有其自我增强的特性，有其内在的不可阻挡难以克服的势头。因此，盘旋上升的军备机器现在似乎正在向完全不能控制的边缘移动。

41. 由于部署更多的反弹道导弹和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所造成的加速军备竞赛，人类寄予希望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现在甚至几乎有被大量涌现的武器所淹没的危险。可是，要防止这种进一步的部署，恰好就是这个会谈的真正目的。正如十一月二十一日《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所指出的，“到目前为止，这个会谈不但没有约束核导弹竞赛，似乎反而激发了这种竞赛”。这种为了准备打一场我们都知道是打不得的、势必引起相互自杀和全球毁灭的战争而进行的无休止的核军备竞赛，对我们来说，是完全不可理解的。

42. 我们认为，现在我们必须挽救这个会谈。必须使它摆脱军备竞赛的魔掌。因此，我们以谦逊和认真的心情，呼吁两个超级大国，在仍有时间的时候，至少在限制军备谈判正在进行的期间里，就暂停进一步试验和部署核武器达成协议，使已经取得的进展不致落空，并使会谈得以继续进行，产生大家正在焦急等待的积极结果。

43. 这种停止军备竞赛将给国际社会带来的普遍利益,是无法估计的。它对世界各方面发展的重大影响,怎么强调也不算过分。现在正是有利的时机。正在出现缓和以及东西方恢复和睦的气氛,有关德国的协议和期待中的欧洲安全会议加强了这种气氛;所有这些说明不应该坐失在会谈中达成协议的机会。

44. 可是,如果这种核军备竞赛的恶性循环不能从内部突破,那么终究会是这种恶性循环的牺牲者的全世界人民,也许可以帮助把它突破。他们坚定的、献身的和一致的生存意志,经过世界裁军会议的引导和集中,可能把人类所作出的努力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有成就的水平。

45. 拟议中的世界裁军会议必须把它的主要力量集中在停止军备竞赛上——如果军备竞赛还在继续进行的话。停止军备竞赛,是解决整个裁军问题的关键;这样才能腾出资源用于发展;这样才能在世界上造成更和平的气氛。

46. 我同意先前各位发言人的看法,即这次会议必须具有普遍性。如果为裁军作出的努力要得到全世界人民的认可和支持,那么,不论现在是不是联合国会员国,所有的国家都应该能够参加。裁军是毫无例外地关系到所有国家和人民的事。大家都应该被召集起来对付这个由于共同的危险和共同的需要所提出的史无前例的挑战。

47. 我们支持所有有核或无核的大小国家在裁军问题上都有平等利益的原则,因为,的确,军备所造成的后果对他们都产生同等的影响。正如南斯拉夫代表莫伊索夫大使在他的发言里所指出的,不结盟国家认为“应创造条件让所有国家平等参与每一阶段的〔裁军谈判〕”(第一九八七次会议,第40段)。

48. 我国代表团也坚信,这个会议以及任何其他现存的或将要成立的裁军讲坛,都必须和联合国有机地联系起来,因为联合国的最终目的是对世界裁军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责。任何企图在联合国体制以外举行裁军会议,必将造成重复、矛盾和分散力量。

49. 关于这个会议本身的性质,今年和以往数年都有过各式各样的建议。我们认为,世界裁军会议必须检查世界军备负担的各个方面的问题。会议的议程

必须包括所有的裁军课题和有关的经济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赞成瑞典代表米达尔夫人〔第一九八九次会议〕所提的建议,它指出第二十五届大会第2661C(XXV)号决议所推荐的,而且曾提交给裁军委员会会议注意的全面的裁军方案可以非常恰当地作为规划中的裁军会议的议程和范围。我特别提请大家注意该方案涉及维护和平与安全的第四节,这节指出:“在裁军、国际安全、和平解决争端和信任的气氛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关系。”^⑤关于这一点,我想现在提出一项警告并非是过早的。裁军当然不能在真空中进行,甚至在有控制的真空中也不能进行。假如最后能实现裁军的话,它必须是在注意到发展本组织维护和平能力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换句话说,它必须是在宪章所预见的世界法律秩序和国际安全的制度发生效力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50. 举行象提案所说的那样重要那种规模的会议,必须进行慎重的准备工作,以便足够地考虑到所有国家的意见和确定恰当的时间安排和议程。有人建议召开一次裁军委员会,责成它负责指派一个小型的、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筹备委员会,这可能有点价值。可是,我们赞成埃及代表扎耶特大使的建议〔第一九八五次会议〕,即由大会在原则上批准召开世界裁军会议,并指派秘书长就会议方式问题进行协商。事先与核国家协商是极为重要的,而所有核国家都参加这个会议当然是必不可少的。

51. 关于这一点,我们要指出,虽然预期中的这个会议可以提供广阔的范围、远景和新的方向,可是经验告诉我们,在比较小的机构里,象裁军委员会会议那样,进行实际的谈判,将会得到更大的成果。那个机构的专业技术和宝贵程序必须保存下来。裁军委员会会议,经过适当改组以后,必须通过全面禁试、禁止化学武器和海床完全非军事化等措施,为达成局部性的条约,继续作出努力。

52. 塞浦路斯在联合国历年的发言里,表示了它对日益增长的军备和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深感关切,也表示了它对联合国宗旨及原则和加强本组织作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工具,竭尽其忠诚。在这个意义上,

^⑤ 见《裁军委员会正式记录,一九七〇年补编》,文件DC/233,附件C,第四十二节。

也由于上述的理由，我们盼望着世界裁军会议的召开。我们并不想推测它会取得多大的成功，可是，我们知道，只要有信心、献身精神和崇高的目的，这个会议就一定会取得成功。

53. 夏希先生(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对召开所有国家都参加的世界裁军会议的立场一向是肯定而且始终如一的。一九五七年，巴基斯坦代表团就投票赞成请裁军委员会考虑大会关于召开一个普遍性裁军会议可能性的第 1011(XI)号决议。一九六五年，我们又投票赞成在不迟于一九六七年的时候，召开一个邀请所有国家都参加的世界裁军会议的第 2030(XX)号决议。

54. 因此，我国代表团在这方面的立场是不容置疑的。我们在原则上对任何召开一次世界上有核和无核国家都参加的会议的提案都表示欢迎，以便在这个核时代里对裁军谈判和加强各国的安全给予新的推动力。

55. 曾经在辩论苏联的提案时发过言的各国代表团，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在内，都表示赞成召开一个所有国家都参加的世界裁军会议这个设想。可是，我们认为，正如其他代表团也指出的，假如要解决象会议的议程和时间安排等具体问题的话，除了原则性的协议之外，还要作更多的事。我们认为，任何召开会议的提案都必须考虑到这个问题，这里两个方面——也就是，召开会议的決定和议程及时间的安排——不能分开。

56. 如果要获得使会议成功的必要条件，所有会员国间就必须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协商。大会任何为时过早的决定都可能使我们重蹈六年前大会通过第 2030(XX)号决议以后的覆辙。如果为了要在通过那项决议后两年内召开裁军会议而依照该决议的规定举行过协商的话，那些协商的结果只能是暴露出极端分歧的意见，使大会的决定无法执行。因此，巴基斯坦代表团支持这个意见，即要求我们就召开一个世界裁军会议作出决定之前，必须进行进一步的协商。

57. 如我已经说过的，关于这方面的决定，不但不能和它的议程和时间安排分开，而且必须结合起来。作出一个实际上几乎重复大会第 2030(XX)号决

议的决定，决不是为了实现这个决定而采取有意义的步骤。

58. 基于决定召开裁军会议必须考虑到现在能否就其议程达成协议及目前的时间安排是否适当的前提，我们注意到苏联的提案(A/L.631 和 Add. 1)确实设想到对禁止和销毁核武器以及其他类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生产和使用给予优先考虑的可能性。这个课题的本身就包含有一大堆几乎无法处理的裁军问题，足够第一次世界裁军会议应付的了。因此，我们希望议程就只限于这个项目。这个项目不应该与整个一系列裁军问题同时进行，其中包括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裁减常规军备及军队。假若我们第一次会议的经验足以鼓励我们再开几次的话，其他问题可以作为以后各次会议的课题。

59. 大会和裁军委员会会议正在审议禁止和销毁生物和化学武器等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问题，等到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时候应该已经获得顺利的解决。

60. 关于全面彻底裁军这个问题，我们认为把它同核裁军问题同时处理是不切实际的。一个世界会议，不论在什么等级上举行，总不能永远开下去。既然如马立克先生已经指出的〔第一九七八次会议〕，苏联自己也承认整个一大堆裁军问题，必需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定期举行世界会议才能解决，那么在目前开始的阶段，就把全面彻底裁军问题提交第一次世界会议去讨论，是不会起什么建设性的作用的。

61. 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忽视这样一个论点，即许多国家必须同时拟定以及实施裁减常规武器的措施，以便抵消核裁军可能造成的不均衡。我们完全注意到关于裁军谈判的一致商定原则的联合声明，在这个声明的范围内，进行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的谈判。可是，这些原则是在十年前达成的；此后美国和苏联就成倍地增加了它们的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并且实现了这方面质的变化，从而造成了一个在最近的将来其他有核国家无法打破的两国垄断的局面。

62. 我们认为，假如美国和苏联开始把他们过去十年来累积起来的武器系统削减到十年前拟定上述原则联合声明时存在的水平，这决不会破坏均衡原则和

同时裁减核军备及常规军备。一旦达到了一九六一年或一九六〇年的水平，核裁军措施和裁减常规军队及军备之间的均衡原则就可以严格遵守。这两个国家所作出的榜样应该可以在不影响他们苏联和美国的安全的情况之下，有效地驱散人们对垄断和霸权的恐惧。

63. 因此，巴基斯坦代表团认为，第一次世界裁军会议的议程必须以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为限。尽管加以这样的限制，这个议程的范围还是非常广阔，以致在达到它的目标的过程中还会遇到极大的挑战。事实上，只要这个会议能够就禁止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区及在有核武器国家本身之间使用核武器的公约达成协议，我国代表团就认为，这个会议已经向加强核时代的国际安全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

64. 假如我们要满足裁军会议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这一条件，我们对裁军会议的议程问题就提这么多。

65. 关于时间安排问题，这显然必须在大国愿意就议程达成协议的基础上才能作出决定。我们不能说，对于苏联在前几届大会上提出的关于缔结一项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的提案，现在已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我们真诚地希望，由于最近几个月来，欧洲政治局势有了有利的发展，使欧洲安全和共同均衡裁军问题得以进行讨论，又由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取得结果，情况将会促使仍旧不愿意缔结上述公约的国家重新检查它们的态度，而赞成禁止使用核武器。可是，在我们明确它们将重新检查它们的态度之前，裁军会议的时间安排问题对本届大会的任何决定，也就成为关键性的问题。所以，在这些大国准备考虑改变它们现在的态度之前，也就是说，在它们还不准备接受一项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公约之前，就订出召开裁军会议的期限我们认为时为过早的。

66. 不管这次辩论得出什么样的结果，就巴基斯坦代表团来说，我们认为这次辩论是有益的，因为在这个各国聚集的大会里，我们第一次听到了构成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民关于裁军问题的意见。我们的审议工作因此得到了新的意义和新的境界。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的发言〔第一九九六次会议〕包含了许多不可忽视的积极的因素，需要认真

考虑。这些积极的因素是：第一，中国赞成召开一个世界所有国家都参加的会议来讨论裁军。第二，这个会议必须有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问题。第三，作为第一步，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必须达成一项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区使用核武器的庄严协议。第四，中国愿意讨论会议的级别以及是在联合国内还是在联合国外召开的问题。

67. 因为我已经谈过我国代表团对会议议程或目标的看法，我只须就不使用核武器问题表示意见。巴基斯坦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张的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必须保证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区使用核武器的立场。这就是一九六八年在日内瓦举行的无核武器国家会议关于这个问题的近乎一致的意见。可是，因为有些无核武器国家境内存有核武器，所以我们在拟定对美国 and 苏联都可以接受的保证时所作出的全部努力都失败了。关于处于这种情况下的国家是否应享有免受核武器攻击的问题，大家在无核武器国家会议上意见有分歧。现在不是已经到了我们应该重新努力寻求一个有关的有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都能接受的方案的时候吗？

68. 中国在这次辩论里所作的另一个重要的发言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值得注意的是，这项保证是中国在不坚持其他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相互的义务的情况下，向世界提出的。因此，中国为加强亚洲的安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69. 谈到中国所提出的另外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必须拆除在国外的一切核基地，撤回在国外的一切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我们想到类似的提案从前曾在联合国提出过。我指的是关于拆除外国军事基地的各种提案。因此，这些提案的本身并不构成消极的因素。一切国家，不论大小，都被它们本身的安全问题所困扰，在这点上中国也非例外。鉴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如果要我们的裁军审议工作不致于脱离主要的问题，我们大家都应考虑到这种忧虑，不论它们的来源为何。

70. 如果我希望大国为了关系正常化所采取的主动行动将加速目前欧洲局势的缓和并且把它推广到

亚洲，使得亚洲国家对安全的顾虑也能够解除，难道这是一个奢望吗？

71. 最后，我国代表团不得不同意，经过二十五年谈判而得到的种种控制军备的措施，尽管重要，可是几乎没有向真正裁军走近一步。法国代表告诉我们〔第一九八九次会议〕，过去和现在一直进行的谈判的目的并不是要销毁现有的军备，而是要在更高的水平上，维持力量的平衡，以保证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能够不仅垄断这些武器，而且也垄断这些武器所赋予的政治力量。这就是使我们深切地感觉到的现实。谁能说我们用不着人家来提醒呢？

72. 菲利普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要简单说明一下美国对大会正在讨论的重要问题所持的具体意见。

73. 关于世界裁军会议，我们在其他代表团就此在一般性辩论里的评论，在非正式的谈话里，和在最近的发言里听到了各式各样的意见。许多会员国在两个基本论点上有了广泛一致的意见：第一、在军备控制和裁军领域里，获得真正的进展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第二、如要获得这个进展，就需要所有有关各方的灵活、合作及互让。我可以向各国代表保证，美国在这两个论点上和许多会员国是意见一致的。我要根据这两点，就世界裁军会议提出下列的意见。

74. 各国代表都记得，美国国务卿威廉·P. 罗杰斯先生十月四日在本届大会里讲话时曾说过：

“老实说，我们怀疑这种笼统的办法”——即在联合国体制以外举行定期的世界裁军会议——“会有什么具体成就。所有战后的经验都指出，一个具体的一步步的办法比较冠冕堂皇的方案更有成功的希望；那种方案只会产生许多的言论而很少成果。”〔第一九五〇次会议，第 21 段。〕

75. 我国国务卿对显然是广泛而无中心地讨论裁军问题的办法所表示的怀疑，是长期以来美国的看法，也是我们经常表示的看法。这个看法是以下列的主要考虑作基础的。

76. 通过各国拟订而且接受的具体协议，是获得限制军备方面的进展，停止和扭转军备竞赛方面的

进展，和稳定而持久的进展的最好方法。只有通过认真和审慎谈判才最有可能达成这种协议。召开一个规模庞大而不够灵活的会议是不会产生这种协议的。军备控制和裁军方面的关键性问题是与各国的基本国家利害关系无法避免地、无法摆脱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些问题不但涉及到复杂的技术问题，而且涉及到各国政府具有高度国内和国际敏感的广泛政治问题。

77. 因此，认真的军备控制和裁军谈判就显得困难而且复杂。没有慎重和长期的准备工作就得不到重大的成就。只有在比较没有论战的讲坛上和气氛里，才能有目的地进行谈判。阐明各国政府立场的演说及文件必须以促进折中和妥协为目标。要在这些谈判中取得进展，就需要有条不紊地、深思熟虑地、平心静气地交换意见。它需要耐心和坚持不懈，有时候当各国政府在就他国的提案决定立场时，还需要漫长和懊丧的等待。我们不能期望一个世界裁军会议会具有这些特点。

78. 我们承认，虽然通过谈判以达成妥善的协议，是获得具体进展的最好方法，可是，由国际社会对军备控制问题作广泛的经常的审查，是可以为控制军备的努力提供重要的推动力的。这正是大会每年审议这些问题的主要目的之一。这是一般性辩论里的许多发言和第一委员会的工作所专心致力的目的。我们认为，联合国大会为我们提供了适当的范围和令人满意的程序。大会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最好的讲坛。在这方面，既然大会已起着主要作用，我们认为，正如罗杰斯国务卿所说的：“在联合国体制之外建立更多的世界裁军机构似乎是没有道理的。”〔同上，第 22 段。〕

79. 在讨论军备控制的论坛问题时，这里许多代表团都认为在过去两年里裁军委员会会议的一些成员国所提出的一个论点特别重要。它们表示，所有拥有核武器国家都参加军备控制会谈不仅是合乎需要的，而且甚至是对我们面临的最严重裁军问题取得进展的先决条件。关于这一点，我想回顾一下裁军委员会会议的美国代表伦纳德大使六月间所作的发言。他说：

“在我们这方面，我们承认稳固和持久的和平最后必须基于广泛接受的军备限制，而不是无约

束的军备发展竞赛。我们也承认，持久的和平结构必须反映出所有国家作出的贡献，和协调所有国家的愿望。”^⑥

伦纳德大使继续说：

“因此，我们欢迎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能依照所有这些国家都满意的，而且也反映出无核武器国家的利益和利害关系的方式，共同为军备控制和裁军作出努力。”^⑦

我国政府今天仍抱着同样的看法。

80. 根据这种想法，我要强调一下，美国代表团已仔细地研究了在这里已作过的关于世界裁军会议问题的种种发言。我们承认，有些联合国会员国认为召开这样一个会议的设想是有好处的；它们要大会保留这个项目，以便进一步审议。可是，也有许多代表团对苏联的决议草案的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表示了保留。我们认为，大会必须用审慎而小心的态度来处理这件事情。我们实在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在现在为这个会议订出具体的日期。可是，我们仍准备就召开这类会议是否适当的问题进一步交换意见。

81. 美国代表团认为，任何在本届大会通过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应当承认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问题，值得仔细研究，并要求各会员国就有关问题，包括举行这个会议的恰当时间，进行相互协商和合作。我们认为，这样的决议应该把世界裁军会议的问题列入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的临时议程，而不应该企图规定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情况下必须举行这样的会议。这才能使所有有关政府在明年的一年中，就大会本届会议期间，各国代表对这个项目所作的许多建议和意见进行研究，互相协商，并对所涉及的问题提出更成熟的意见。我们认为，按照上述原则所作出的决议将把现在存在的所有有关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可取性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的各种不同意见考虑进去。

82. 关于那一点，我国代表团支持墨西哥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所提出的一项建议；我们在这个星期初极有兴趣地聆听他就这个问题所作的广泛而仔细的分析〔第一九九二次会议〕。我们认为，在关于世

界裁军会议问题的一般性辩论结束以后，如果把有关这个项目的任何决议草案延期表决，以便各会员国能就有关问题作进一步的协商的话，这将是极有好处的。

83.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十天来，联合国大会一直在全体会议里详细地讨论召开世界裁军会议这个重要而迫切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经过苏联政府的提案列入本届大会的议程的。

84. 我们提案的基础是，为了促使所有国家加紧努力以进行减缓军备竞赛速度和实现裁军的斗争，召开一个世界上所有国家没有例外地、没有任何歧视地参加的国际特别会议，来讨论裁军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是出自苏联的列宁主义爱好和平的政策的新倡议；它的动机是要真诚地帮助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和消除世界性的热核灾难对人类的威胁。达到这些目的对世界各国人民都是极为有利的。苏联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召开世界裁军会议这个提案不但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事实上成了大会的中心工作，而且赢得了绝大多数代表团的赞同和支持，它们积极参与这个极重要国际问题的讨论。

85. 关于这一点，我要对所有用明白事理的态度来看待苏联的倡议，而且赞同和支持这个倡议的代表团表示我们深切的感谢。

86. 苏联代表团分析了参加讨论的各国代表们的无数次发言，得出了下列与实施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提案直接有关的结论。

87. 大会会员国同意，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不论是不是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会员国，都必须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这次将要召开的会议。

88. 裁军问题牵涉到每一个人。当讨论这个问题时，任何人都不应该受到歧视。我们知道，还没有任何一个就这个问题发言的代表曾对这一点提出异议。压倒多数的国家的代表都说过，在把主要注意力集中于禁止和销毁核武器问题的条件下，讨论裁军问题的世界性的论坛必须讨论所有的裁军问题。任何国家都应该而且可以在会议上提出任何问题，提出它认为会议必须讨论的，与减缓军备竞赛速度或实现全面彻底裁军有关的任何提案。

^⑥文件 CCD/PV.517，第 27 段。

^⑦同上，第 30 段。

89. 一两个国家的代表团在发言中主张会议议题应以某一问题为限，因而使其他国家没有就全面彻底裁军的任何其他方面提出自己的提案的机会，这个想法是没有根据的，也是非法的，因为，所有国家都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这个会议。这种主张在本届大会里显然没有得到支持。

90. 至于这个会议的目标及任务，苏联代表团要指出的是，苏联代表团绝对不同意一些——幸亏只是几个——发言人的说法，那就是，苏联要召开这样一个会议的提案没有充分明确地定出它的目标。为了消除任何关于这个问题的疑虑，苏联代表团要提一下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先生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六日给吴丹秘书长的信；这封信说明了苏联关于裁军会议的目标和任务的主张。关于这个问题，正式文件清楚而明确地说：

“……世界裁军会议可以研究与核军备及常规军备有关的整个综合性的裁军问题。同时，因为核军备竞赛引起了各国人民最大的焦虑，会议可以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禁止及销毁核武器问题上，如果多数与会者愿意这样做的话”〔见 A/8491〕。

91. 这就是这个会议的主要目标和任务的清楚和明确的定义。在这里，所有关于含糊不清的说法，只能来自某些想用所谓含糊不清做借口，来推迟和延期通过召开这个会议的决议的人。

92. 苏联对即将召开的会议的议程，采取灵活的做法，因为它希望使所有国家都能就全面彻底裁军提出它们认为最迫切、最有解决希望的提案。

93. 苏联认为，这个世界会议应该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下列这些核裁军问题上，例如所有国家都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在世界各个地区建立无核区、彻底禁止核武器和销毁储存的核武器；人类的良心是不能支持使用核武器的。

94. 苏联进一步建议，这个会议如果也能够研究一下其他减缓及停止军备竞赛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办法的话，那也是有益的；这些办法包括拆除所有国外军事基地，在军事对抗特别危险的地区裁减武装部队及军备，以及削减特别是大国的军费支出。换句话说，

这个会议应以实际而且具体的方式，研究所有能够实现全面彻底裁军以及销毁所有储存的核武器和所有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办法。无可置疑地，全世界人民都会带着深切的赞同的心情，来迎接为了积极解决这些问题所进行的审议工作和取得的成就。

95. 许多作过发言的代表都表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对于实现裁军，尤其是解决禁止和销毁所有储存的核武器这个问题，负有特殊的责任。

96. 苏联代表团完全赞同这个看法。非常明显，假如这些国家能禁止和销毁它们武库里储存的核武器，这就会永远消除笼罩着人类的、使用大规模毁灭性热核武器的战争突然爆发的危险。关于这个对全人类生死存亡的问题，只提出宣言、只作承诺，不论文字多么完备，都是不够的。我们不需要文字，我们需要行动。各核国家的政府必须充分认识到它们所负的历史责任的重大。

97. 苏联认为，这些国家必须尽一切可能解除核灾难和大规模灭绝的危险对人类的威胁。在这点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不该躲在没有核武器国家的后面。

98. 正如大家已经很清楚的，今年夏天苏联政府曾建议由五个核国家举行会议，以便就实现核裁军采取决定性的步骤。这个重要的政治倡议的目的是要有核国家负起它们对世界各国人民的责任，并为销毁它们的核武库采取具体措施。

99. 鉴于这个任务的重要性，任何扬言苏联提案的目的是为了要搞一个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的对立局面，或企图巩固核国家的垄断局面，都可以看得出来是没有理由的、牵强的和没有根据的。

100. 苏联提出的由五个核国家开会的提案和同时提出的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提案是互相关联的。正如我们已经多次指出的，这两个苏联的提案一点也不矛盾；相反，它们正是相辅相成的，都是为了要达到把人类从笼罩着他们的核灾难中解救出来的同一目标。

101. 任何人都不会听信那种花言巧语，说什么到目前为止为了限制核军备竞赛所达成的国际协议，

都是在违背和损害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而只有利于“一个或两个”拥有核武器国家的核垄断的情况下缔结的。

102. 同这种牵强附会而且没有道理的看法相反，苏联认为，象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的莫斯科条约、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这些协议，虽然明显地有其局限性，可是，无疑地都是通向限制军备竞赛和裁军这个正确方向迈出的有用的步骤。它们构成了有利于进一步实现全面彻底裁军，以消除热核灾难对人类的威胁这个主要目标的极好的出发点。

103. 大家都知道，一九六三年的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的莫斯科条约正获得国际上广泛的支持。这个协议是全世界各国人民支持停止核爆炸的群众行动所取得的结果；核爆炸已经危险地污染了地球大气层，甚至在平时时期，也不可挽回地损害了千百万人民的健康和幸福。经过长期和复杂的在联合国内外进行的外交谈判而缔结了这项条约之后，人类的环境、他呼吸的空气和他吃的食物已更能免受放射性物质的侵害。最近联合国原子辐射影响科学委员会所报告的，而且已经为供公众参考而出版的精确科学实验和测量已经反映了这点。

104. 不幸的是，莫斯科条约所宣布的禁止范围没有包括第四个领域，即地下，在那里核试验还在进行之中。

105. 并不是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已加入了莫斯科条约这个事实也引起了同样的焦虑。因此，全面禁止核试验的问题仍留在世界社会和它的主要集会场——联合国——的议程上；苏联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是件迫切的事。

106. 如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里所说的，我国坚决主张，所有国家都停止在任何地方搞任何核试验。今天，我们不得不注意到，那些批评和攻击部分禁止核试验的莫斯科条约的国家，自己正在种种借口下进行核试验，而提不出任何解决这个问题的积极基础。

107. 苏联代表团还要指出另一项与限制军备竞

赛有关的重要协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具有的重大国际意义。

108. 早在六十年代初期，有一批无核国家在联合国里提出了急需缔结这样一个协议的问题。在争取达成这个现在已经成为事实的协议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克服一些势力提出的相当强烈的反对；这些势力希望通过把核弹头供应给参加侵略性的军事集团的国家，来保持它们自己散布核武器的自由。

109. 不扩散条约构成了散布核武器的一个障碍。限制拥有核武库国家的数目会使核裁军这个任务更容易完成。很明显，如果有几十个而不是只有几个国家都拥有核武器的话，那么就禁止和销毁这种武器达成协议就将困难得多。

110. 爆发一场使用热核武器的战争的危险就更大。任何明白事理的人都应该知道，在联合国里对压倒多数的会员国参加了的，由国际社会拟定和批准了的限制军备竞赛的各项国际协议加以攻击，是特别不适当的。如果能在大会各届会议上听到赞成进一步缔结新的裁军协定的发言，那就更有用，更具有建设性的意义；这将是制止军备竞赛包括核军备竞赛，从而最后导致全面彻底裁军的更为有效的办法。

111. 我们可以满意地说，本届大会的多数代表团的发言，恰恰就是赞成采取这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重要问题的。

112. 苏联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极大多数的国家都认为，召开一个世界裁军会议是个及时的、有益的和必要的国际步骤，并且应该毫不拖延地采取这个步骤，以便减缓军备竞赛速度和达成解决裁军问题的具体而有效的决定和协议。

113. 在苏联代表团看来，正是基于这些考虑，各国代表团才提出了一些有关召开和举行这个会议的实际办法的种种提案。在审议苏联的提案时许多代表团都强调，为了召开这个世界裁军会议，必须审慎地作好准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为它势将成为审议各种军备问题的广阔国际论坛。

114. 我们不能不同意，这个会议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看会议的准备是否充分和周到。

115. 在苏联代表团方面，我们也赞成成为这个会议作全面和充分的准备。我们觉得，所有国家都应该有表示意见的机会——如果这个世界裁军会议要在共同接受的基础上召开而且会议的决定真能反映出整个世界各国人民的意见和希望的话，就必需考虑这些意见。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拥有主权的国家都不应被专断地剥夺了参加这样一个世界性的论坛和审议对世界全体人民都是如此重要的问题的权利和机会。

116. 可是，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忽视一个事实，那就是，某些——幸亏只有几个——代表团正在做出一定程度的努力，以会议必须进行审慎、长期和全面的准备工作为辩解，实质上是要掩饰它们明显的意图和愿望，想要拖延召开这个会议的提案，并把它无限期地推迟到永远不会实现的一天。

117. 显然应该这样来了解前一位发言人，美国代表，以及他的国家的立场和意图。

118. 为使会议成功而努力工作是一回事。采取拖延会议的办法来破坏这个会议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它直接违反了在讨论这个问题时，绝大多数的代表在这个讲坛上发表的普遍意见。

119. 我们认为，参加讨论这个问题的多数国家是反对这种办法的，它同和平及裁军的利益，因而也同世界各国人民生死攸关的重要利益是背道而驰的。

120. 我们反对就召开会议的日期问题表现出的消极主义，不论这个消极主义是用什么形式——独唱也好，二重唱也好——在大会里表现出来。

121. 苏联代表团仔细听取了在讨论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问题时其他许多代表团所提出的意见和具体提案。我们对大多数这类提案都是采取明白事理的态度，我们也用最仔细而且最富建设性的方式加以审查。

122. 苏联代表团采取审慎的、注意的和适当的明白事理的态度来处理许多参加审议苏联主张召开裁军会议的提案的代表团所提出的建设性的意见、观点和提案。

123. 我们注意到，许多代表团表示了，在邀请所有的国家，当然不论它们是否是联合国或其专门机构的会员国，都参加的条件下，赞成在联合国的体制内召开世界裁军会议。

124. 我们也注意到埃及代表团团长扎耶特先生在发言里〔第一九八五次会议〕就筹备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实际步骤所提出的合理而且富于建设性的意见和提案。大家都知道这些意见和提案获得了各国代表团的广泛支持。

125.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团受权声明，苏联政府本着促进和加速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真诚愿望，考虑和审议了这些意见和提案，它自己准备同意世界裁军会议应在联合国体制内举行的提案。

126. 当然，苏联在这里是从在讨论中许多代表团都广泛地支持的假定出发的，这个假定就是，所有国家都应没有例外地享有在平等基础上参加裁军会议的机会。这是个坚定和不可改变的条件；如果这个条件能够满足，苏联就宣布，苏联乐意和能够支持在联合国体制内举行裁军会议的提案。

127. 正如已经指出过的，在讨论召开裁军会议问题时，对阿拉伯埃及共和国代表团就筹备这个会议的实际步骤和具体组织办法所提出的一些意见和提案，已有了很多积极的反应。假如我了解正确的话，埃及代表团提案的意见是：为了筹备召开一个世界裁军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应特别要求所有国家——本组织的会员国和非会员国——对会议的时间、地点、议程和程序上的安排提出它们的意见、看法和提案。

128. 同时，埃及代表团建议，秘书长也应就这件事与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进行适当的协商。关于这一点，也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就召开和举行这个会议有关的问题向最近签订的下列限制军备竞赛的国际协定中任一项协定的缔约国征求意见；这些国际协定是：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的莫斯科条约、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

129. 关于这件事，苏联代表团受权声明，苏联代表团支持这些提案，并准备同意把它们包括在苏联关于召开裁军会议的决议草案里去，它也将反映在大会里获得广泛支持的埃及代表团就筹备这个会议的实际步骤所提出的提案。

130. 最后，我要代表我国代表团表示希望，大会将批准而且支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提出

的召开一个世界裁军会议的提案。正如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部长在他的发言里〔第一九四二次会议〕所强调的,这个会议如果能够早日举行并获得成功,它将由于世界所有国家的参加,而给裁军谈判以新的活力。在通向对全世界人民关系重大的全面彻底裁军的困难而曲折的道路上,这无疑将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131. 主席:我现在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发言,以行使他的答辩权。

132. 乔先生(中国):中国代表团认为有必要对苏联代表马立克先生在十一月二十四日会上的发言〔第一九九五次会议〕讲几句话。

133. 一、苏联代表极力否认苏联是一个超级大国,同美国一样企图垄断核武器,对其他国家推行核讹诈和核威胁政策。这完全是徒劳的。谁都知道,正是拥有大量核武器的苏联和美国,至今顽固地拒绝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继续在国外保持大量的武装部队和军事基地,包括核武装部队和核基地。美苏合搞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和防止核扩散条约,完全是强加于人的,目的是垄断核武器,控制其他国家,这是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同意的。苏联领导对其他国家进行侵略、颠覆、控制和干涉,这是在座的许多国家的代表都清楚的。中国曾身受其害。关于这方面的历史,我在这里就不多讲了。无数事实表明,苏联领导的所作所为,决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正是列宁所说的,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即社会帝国主义。

134. 二、苏联代表指责中国不同意苏联提出的关于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建议,是什么“中美消极主义的二重唱”。这是廉价的蛊惑人心的话,是不值一驳的。究竟是谁在同美帝国主义一唱一和呢?在中国的北边,苏联的大量的武装力量包括火箭部队,进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在中国的东边,美国在日本本土和冲绳保持许多军事基地、核基地。这算不算是一种二重唱?不仅对中国如此,在欧洲,在中东,在地中海,在印度洋,以及在世界其他地方,苏联领导认为,只有苏美两家说好了才算,这不是二重唱是什么?

135. 三、苏联代表的发言是一个绝好的自我暴

露。苏联代表反对别人说苏联是超级大国,可是他们的发言却活神活现地表现出一副骑在别国头上称王称霸、指手划脚的超级大国的嘴脸。中国代表团到这里来,应该怎么行事,怎么讲话,怎么表态,完全是中国自己的事,用不着苏联代表来教训。苏联对中国代表团的 attitude 同前不久另一个超级大国对一些亚非国家的粗暴做法,如出一辙。苏联代表大概在他们的小天地里当老子当惯了,他们认为,不管他们说什么,别人就得听,否则就是反苏。尊敬的苏联代表们,你们错了,这不是什么反苏,这是反对你们的大国沙文主义态度,反对你们的社会帝国主义政策。你们这一套,我们早就领教过了。中国人民就是不买你们的账。你们的指挥棒已经不灵了。超级大国妄图主宰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中小国家日益看清了你们的真面目。苏联代表团能够早日了解这一点,对你们自己和联合国的工作都会是有好处的。

136. 四、苏联代表在发言中不厌其烦地吹嘘苏联为裁军奋斗了二十多年,装出一副“老和平战士”的样子。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一条简单的但是重要的原则,那就是:观察一个人不能光看他说什么,要看他做什么。前不久,苏联同中国的一个邻国签订了一个所谓和平友好合作条约,实质上是军事同盟条约。在这个条约的鼓励和支持下,这个国家对中国的另一个邻国巴基斯坦发动了露骨的武装侵略,加剧了亚洲的紧张局势。这就充分暴露了苏联领导推行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真面目。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主张,国与国之间的争论应当由当事国双方通过协商解决,而不应当诉诸武力。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巴基斯坦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的正义斗争。

137. 总而言之,在侵略和反侵略,裁军和扩军,和平和战争的问题上,要看行动,说空话,吹牛皮,摆老资格都是无济于事的。如果苏联政府确有实现裁军、特别是核裁军的愿望,那么,苏联代表就应该走到这个讲坛上庄严宣布:苏联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且从国外撤回一切核基地、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尊敬的苏联代表们,你们敢不敢这样做呢?好样的就敢,心亏理怯,色厉内荏,

表面上气壮如牛,实际上胆小如鼠,那你们就不敢。我们断定你们是不敢的,是不是这样呢?请回答吧!

138. 五、中国代表团为了使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有可能对裁军特别是核裁军这样重大的问题进行充分的协商和讨论,建议本届联大不把苏联关于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提案付诸表决。我们的出发点是,应该根据通过协商取得一致的原则,努力使联合国在这个问题上能有一个真正有利于裁军的新起点。我们现在仍然希望大家能够认真考虑我们这个意见。但是,如果苏联代表团坚持把它们的提案付诸表决,中国代表团将不得不遗憾地声明:中国将不参加投票,也不对表决结果承担任何义务。

139.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代表团没有并且从来没有任何意图想把联合国这个国际组织的崇高讲坛变成一个与分裂者进行意识形态辩论的场所。这完全是不相干的事,要进行这种辩论有的是别的地方和别的可能性。正因为这样,我将只谈一下国际政治问题和正在讨论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中国代表就象他第一次发言时一样,已经尽力歪曲和污蔑苏联的真诚爱好和平的政策。这个政策是我们引以自豪的,也是从一九一七年十月到现在,我们坚定不移地遵循列宁主义的路线所一直采取并将继续采取的政策。在这里,自从我们参加大会第一届会议和准备及制定宪章的工作以来,我们也一直遵循列宁主义的路线;使我们感到自豪的是,我们的政策已赢得了压倒多数的亚、非、拉国家和世界其他大陆上的国家的支持和了解。在联合国这里,我们正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为了和平、安全与裁军,为了发展愿与我们合作的所有人民和国家间的合作,进行着一场不疲倦的战斗。在这个或其他任何讲坛上说的任何诽谤和捏造的话,都不能曲解、歪曲或污蔑我们苏维埃爱好和平的政策;这个政策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时代考验。

140. 中国代表团显然已经用它的“超级大国”的论调展开了攻势。这是它爱玩的老把戏。这个论调——这个“理论”——的基本目的是什么?是要诽谤苏联爱好和平的外交政策;是要使苏联和其他国家和政府对立,完全无视北京领导人和他们在联合国的代表们都相当清楚的事实,那就是,苏联是所有反帝力

量的堡垒;是要把苏联和资本主义阵营中最强大的那个国家相提并论。

141. 提出这个完全不真实的“两个超级大国”论调,有意地把它们同所有其他国家及全世界对立起来,老实说,这基本上是中国领导人的背叛阶级的行为。北京企图以这个方式来掩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世界体系之间的对抗性;他们企图回避,而且事实上正在回避反对资本主义和侵略的真正斗争。这种局势已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他们正在通知其他国家和这些国家的垄断势力,应该怎样联合它们的力量同“一两个超级大国”斗争。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中国代表团曾在大会的发言里,唠叨不休地夸说中国永不会做超级大国;同时,中国领导人和他们在联合国里的代表们也自命不凡地说中国是所有中、小型国家的最好的保护人。这是什么意思呢?还不是假托对“一两个超级大国”进行斗争之名,企图隐瞒和掩饰他们自己大国称霸的欲望,以便利用所谓第三世界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事情决不是偶然的,现在在联合国的走廊里,有越来越多的人明白无误地传说,中国代表团自从来到联合国这里,甚至在很短的时期里,就利用反对“一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的论调,事实上渴望成为“第三世界”的领袖和统治者。中国正在企图利用这个“第三世界”作为达到它真正目的的手段,也就是,利用它作为立即成为“超超级大国”的跳板。这就是中国反对“一两个超级大国”斗争的“理论”本质;这个“理论”是虚假的和捏造的,甚至不如说是从帝国主义的宣传武库里借来的。这种词句以及这些虚假的“理论”将不会有助于中国代表团巩固它在这里的地位,或有助于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国家中建立权威和声望。我们深信“第三世界”国家都是由于六十年代初期或更确切地说由于五十年代末期历史性的反殖民族解放革命的结果而加入联合国的——今天在座的就有许多这样的国家——它们自从参加联合国后,通过与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合作,为和平、安全、友好和为各爱好和平国家之间的合作而斗争的经验,已经成长起来并成熟到无须有人对它们称王称霸或加以领导。它们将拒绝任何人要求做它们的教师,教导它们,或做它们的领袖,“保护者”或统治者。

142. 中国宣传散布的所谓苏联从中国的北方威

胁中国这个神话，是特别为了要混淆中国人民和世界舆论的视听而臆造出来的。

143. 苏联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威胁任何国家。

144. 从一九六九年秋天开始，在中国，而不是在苏联，为在北方，针对苏联，发动了一场广泛的备战运动。这场运动简直牵涉到全体中国人民；种种挑衅性的警告，扬言有人要从北方进攻中国，使得这场运动不断加剧。

145. 中国代表在这个讲坛上把苏联在中国北方的苏联领土上的部队和美国派在中国南方的印度支那的部队类同起来。

146. 这就是现在的中国。它把外国军队在印度支那进行侵略和苏联武装部队的存在摆在同样的位置上，而苏联部队却是由于中国积极进行敌意宣传，准备对苏作战，才和平地驻在自己领土上，以保护本国的边界。在这个讲坛上，中国代表把对印度支那人民进行侵略的行为和苏联为了保护它与中国北方的边界所采取的合法措施类同起来了。

147. 如果有人想要了解现代中国领导意识形态和政策的性质，只要研究一下这个事实，这个类同的说法就够了。

148. 中国代表显然不喜欢关于苏联召开世界裁军会议这个提案，我所说的“美中消极主义的二重唱”的话。可是，这是真实、确切而且击中要害的话。中国代表在他早先的发言里说过，今天他又重复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反对大会通过苏联提出的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提案。罗杰斯国务卿在一般性辩论里说过同样的话；今天，美国大使菲利普斯先生的发言又重复了罗杰斯的那个消极声明。这些都是事实。它们是无可辩驳的。在这个讲坛上，中国代表团反对通过苏联的提案，美国代表也反对通过苏联提案。这就是表演给你们看的美中消极主义的二重唱。你不承认它吗？那就提出反证罢。我可以引证他的话和你的话。两国代表团都反对召开裁军会议。

149. 我可以理解你不喜欢我说“中美二重唱”的话。可是，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听到了你的发言和菲利普斯先生及罗杰斯先生的发言；他们都读过会议的文

件和记录。所以我们就听到了中美二重唱，或者你喜欢的话，美中二重唱。可是它终究是个二重唱——这是你驳不倒的事实。

150. 你教起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来了；你说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判断事物要看行动，不是看言语。可是，我们判断事物，既看行动也看言语。而你们的行动和言语同美国的是一致的。你们和他们都反对通过苏联提出的，大会压倒多数的会员国都支持的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提案。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行动上的表现和中国的解释。

151. 苏联代表团认为，对中国代表所说苏印友好及合作条约是针对某个第三国的诽谤性的话，提出答复，是有失苏联的尊严的。

152. 我确信，印度政府和苏联政府的目标是要加强该地区的和平，而不是要攻击任何国家，条约也不是用来针对任何国家的；我是把它作为一项正式声明来这样说的。

153. 在这个基调上，我想我可以结束对中国代表反苏发言的简短答复。

154. 下面我想谈谈关于核裁军的问题。

155. 为了掩饰中国不愿意参加苏联提议的五个核国家会议和世界裁军会议，中国代表团发出了一个最后通牒，要求苏联代表团在这讲坛上作这样和那样的发言。让我告诉中国代表团团长，这一套在联合国是行不通的。在这里花点时间，做些工作，得点教训，你就会有不同的表现。最后通牒在这里将一无所获；你求助于这种办法也是没有效果的。我们的建议是，我们必须聚集在一个五个核国家的会议里或世界裁军会议里，来审议一切问题，你们的和我们的提案，以及五个核国家提出的提案。

156. 你们为什么要拒绝呢？就在几天前，中国安全理事会的正式代表，黄华先生或同志——就让我们称他为同志吧——曾要求把中国对苏联政府呼吁召开一个五个核国家会议的答复作为一个文件来分发。不幸，我手边没有这份文件。可是，我记得它包含了中国用种种牵强的借口来拒绝接受苏联的提案。中国采取拒绝接受这个提案的办法，而不采取先

接受提案然后在会议上来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我在这里已经说过，中国的拒绝为美国和联合王国提供了也拒绝参加会议的极好的理由，因为中国既然拒绝，这问题就成了“空谈”的问题了。中国帮助了美国和联合王国找到一个也拒绝参加五个核国家会议的借口。现在，中国和美国又一起拒绝接受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提案。正如中国代表团团长所解释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行动和言语。

157. 现在的情况是：接受召开一个五个核国家的会议或世界裁军会议的提案，或两者兼收并蓄，然后我们再审议所有的问题及所有的提案；让我们进行协商，达成一致同意的决定。可是，不要在这里给我们最后通牒，这将徒然浪费时间和唇舌。

158. 在这里我想我可以结束我对中国代表团的答复。

159. **主席：**我请日本代表行使他的答辩权。

160. **田中先生（日本）：**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在他的发言里说，美国在日本保持有核基地。我要指出，日本政府的一项基本政策是不允许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核武器。

161. **主席：**我请印度代表行使他的答辩权。

162. **森先生（印度）：**有人提到印苏和平、友好及合作条约，^⑧因此我认为有必要澄清任何人仍想引起的关于这项条约的任何误解。

163. 所有愿意知道的人都非常清楚这项印苏条约的真正性质。它是个友好条约，只要对缔约国没有侵略意图的国家就不必有任何担心。就印度而言，我们已经说过，现在再重复一遍，我们愿意在适当的情况下与其他国家签订同样的条约。

164. 关于侵略巴基斯坦，任何外国都没有侵略它。在那个国家里，只是大规模的镇压和暴行以及史无前例的侵犯人权行为才引起了一场内乱。结果，印度无法忍受地负担起了照顾几乎一千万难民的责任，而且也面临对它的国家安全和整个国家组织的许多严重威胁。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无须详细说明的事实。

165. **主席：**我请蒙古代表行使他的答辩权。

166. **杜格苏伦先生（蒙古人民共和国）：**杰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在他的发言里提到了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上的苏联军队。这些军队是依照两国缔结的友好条约才驻在那里的。这些军队正在帮助蒙古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保护我国的自由和独立。他们当然不是为了反对苏联而保卫我们，尽管中国代表把苏联描写成一个侵略者。基于半个世纪以来与苏联合作的经验，我们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认为，中国代表关于苏联外交政策的发言完全是歪曲事实而没有根据的。

167. **主席：**我请巴基斯坦代表行使他的答辩权。

168. **夏希先生（巴基斯坦）：**印度代表说印苏条约是人所共知的，它是个友好条约。我们在巴基斯坦并不反对我们的邻国与任何国家签订任何友好条约。可是，把这项条约说成是纯粹的友好合作条约却是错误的。这项条约第九条说，缔约国双方在和平遇有威胁时，将进行相互协商——印度代表引用条文到这里就停止了。他们说这不过是个相互协商的条约，可是，让我回顾一下，该条接着说，“……以便采取消除对和平的威胁的有效措施”。人人都知道，这段话是可以引伸成为一项军事同盟条约的外交词令。

169. 几个星期前，我曾有机会在第一委员会〔第一八〇六次会议〕里就印苏条约发言；我说我们在巴基斯坦是用这项条约的后果来判断这项条约的。我们注意到苏联保证这项条约不是针对任何第三国的，可是，如我在那里所说的，我们要根据它的后果来判断它。它将制止战争，或将促使条约的另一方发动一场战争？

170. 在印度，那项条约的解释和它的意义与我们从苏联那里听到的，是很不相同的。

171. 就在上星期五，十一月十九日，在开斋节的时候，巴基斯坦总统公开向印度伸出了友谊之手；星期天印度就在五个地方对巴基斯坦发动了武装进攻，使用了四个师，几个坦克团，甚至它的空军。

172. 我们在巴基斯坦认为，不论苏联的动机是什么，它已经支持了印度对巴基斯坦的企图。

173. 印度代表说印度没有对巴基斯坦进行侵

^⑧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日在新德里签订。

略。根据任何侵略定义、根据印度关于侵略定义问题的任何一次立场声明以及根据他们自己的言语，他们都已经侵略了巴基斯坦。

174. 起初的印度声明是，印度的武装部队有不得越界进入巴基斯坦的严格指示；以后，当印度军队用旅级的兵力在两三个地方和用营级的兵力在其他地方向巴基斯坦进攻，以及我们俘获了印度战俘和武器，这些事情被人知道之后，早先的声明就被修改了；修改过的用印度总理的名义发表的声明说，发给印度军队的命令已有改动：他们可以为自卫而越界进入巴基斯坦。

175. 把侵犯国际边界的权利当作自卫，这是多么奇怪的定义！这种侵犯远远超过了所谓的紧追权，声明还说，印度军队从最高司令到二等兵，每个人都有这种权利；对这些军队进入东巴基斯坦的纵深不加任何限制。印度的装甲兵团帮助完成了入侵，在某些地方深入巴基斯坦领土四英里、八英里或十英里；然后，印度军队撤退，让他们带进来的武装的分离主义团体控制这些领土。现在，他们向全世界宣传这件虚构的事实，说叛乱政府已有了领土和人民，而且正在行使管辖权，以便替叛乱政府铺好获得承认的道路。可是，他们否认他们的目标是要肢解巴基斯坦。

176. 几个月来，心怀二志的反叛团体被组织起来了、被训练了、被放入了巴基斯坦；当他们被驱逐出去时，就在印度得到庇护。外国观察员被禁止进入边境上的这些地方，印度人说——已在报刊上公然宣布——他们不要观察员知道他们在干些什么。可是，印度代表却又提起镇压的问题。

177. 如果有镇压情事的话，那是因为武装分离主义分子造成的形势和进行的大屠杀，都需要有陆军出面干预。

178. 我们已经说过无数次，我们愿意现在就在联合国的监督下，得到国际援助，接回所有的难民；可是，印度仍旧拒绝放他们走，而大谈其无法忍受的负担。这是一个自己找来的负担。没有一个精神健全的国家会接受这种负担，除非是为了某些具有高度战略意义的目的，在这里就是要肢解巴基斯坦以便印度能够在这个次大陆上称王称霸。

179.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任何一个在本组织工作了二十五年的人看到了今天晚上发生的事，的确都会感到悲哀而极为不安。

180. 我首先以一个亚洲人的身分发言，然后再以我所希望的“一个世界”的一分子的分身发言。

181. 我来自地中海的东部或亚洲的西部；我们的同事，中国代表来自亚洲的东部。我们也必须注意，虽然苏联的首都莫斯科在欧洲，苏联大半是个亚洲国家。

182. 看到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兄弟国家的代表就一个我们不必在这个讲坛上研究的悲剧局面进行争辩，我也感到悲哀。

183. 鉴于我们不但没有打开新的一页，反而回到了失败的，只是制造毫无意义的仇恨、怨恨、指控、责难和诬蔑的冷战时代这个事实，我不得不说几句话；其所以毫无意义是因为它们制造了更多的纠纷。结果受害最大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这些小国。

184. 我不喜欢叫任何国家作“超级大国”；让我们叫他们作主要大国。他们似乎不懂得历史的教训。“他们”不是指一个民族，因为在亚洲最聪明的民族中有中国人；在次大陆上最聪明的民族中有许多圣人；我也不想因为中东出过一些导师和先知而敲锣打鼓。

185. 今天晚上整个事情之所以悲哀是因为我们揭起了应该已经愈合了的旧伤。

186. 我从来没有听过象我们的中国同事说出的那样经过深思熟虑的批评意见；他又冷静，又镇定。我也很少看到我们的苏联同事如此高度激动地发言。他们大谈二重唱，其实我们在本组织里应该是一个管弦乐队，演出交响乐，而不是兄弟间为了争执不同的政策而发出的不和谐的音调。

187. 因为我们的中国同事提到了资本主义，就拿我来说，我就有回答的权利。我刚好就是个资本主义者。可是，我是个从来没有剥削过任何人的资本主义者。我没有任何房产出租给别人。我没有雇用廉价劳力的工厂。我没有由农人耕种而由我来出售产品获利的土地。我没有由农民挤奶而由我来出售牛奶的牛群。一个存了一点或者稍微更多一点钱的人就是个资

本主义者；他是个节俭的人。然后，如果他因为种种理由而不能工作，他就使用这笔钱来创造工作机会。仔细想来，这可以称为开明的资本主义。

188. 我们不应该在这个讲坛上开始互相恶言批评：“你是个资本主义者”，“他是个帝国主义者”——这都是我们已经厌烦了的街头和滥套。从一九四五年起，我们就听到这些东西。千万请你们给我们一些比较有点创造性的东西。你们不可以指这家伙是个资本主义者，那个家伙是个帝国主义者，另外一个家伙是个社会帝国主义者——我从来没有听过这种说法，这在用词上有矛盾。

189. 我希望亚洲的智慧终究会占上风。让我们不要采用我们的欧洲亲戚的东西，他们只有一千年的文明。让我们回到亚洲的宽宏和豪侠的传统。亚洲到处都有这个传统。

190. 我认为，任何时候我听到没有结果的辩论，我就会要求发言，因为我们的政府支付我们薪水，是要我们在这里工作和得到结果，而不是互相诬蔑和指控。

191. 如果有人不同意世界裁军会议，应该怎么办呢？那就说，“我不同意”，这就算谈完了。如果你同意，你就说同意。

192. 中国和苏联，你们现在正向我们泄露天机：你们两个邻国的关系是如此紧张。你们是邻国。你们都是共产党。天啊！你们把什么留给了资本主义国家？你们都是共产党。你们都有权利做共产党。我们都有权利详细阐述最适合我们的意识形态。

193. 我要讲的实在非常使人悲伤。一些小国的两三个代表走过我身旁说，“好哇，我们从苏中冲突，有一天可能从中美冲突，另外一天从美苏冲突，都会得到好处。”这样，你们就有了三种组合。

194. 我认为，要付出代价的将是我们小国——可是，三个主要大国的人民也会付出高价。说真的，我们毕竟是人民的代表；可是在这个讲坛上，我们首先是政府的代表。世界上并没有俄国的或中国的，或美国的大气层，大气层只有一个。如果发生核战争，整个大气层都会被毒化；而我们是必须生活在这个大气

层里的。如果主要大国间发生冲突——但愿上帝保佑，不会发生——这个冲突将不会在它们的领土上进行；它极可能会在包括所有小国的棋盘上进行。主要大国所移动的将不是一些木头棋子；它们玩弄的是小国的命运。

195. 不是它们喜欢这样做，而是情势上的压力使然。过去的历史教导我们，作牺牲品的总是些无力的小国。在核战争的危险来临的时候，它们自己的人民也会是主要的牺牲者。

196. 因此，我们小国不应该从这个或那个二重唱的现存的局面里得到任何安慰。让我们依照宪章的规定，来一点管弦乐曲，来一点和声，而不要唱一些从过去的争辩里搬来的老调。我要对我们的中国同事和兄弟说，我们从一九四七年开始就一直亲眼看到这种形式的指控和诬蔑。我们没得到任何效果。我绝不认为你们对这件事没有发言权——你们是个主权国家；我们能够教另外一个主权国家，不管它有八亿或是八百万人口，应该做什么吗？可是，假如我真是大胆地表示我的看法的话，那是因为如果在我离开这个联合国时情况比我开始知道它的时候还要坏，我实在会觉得悲哀。我认为这也表示出这里许多老一辈人物的想法，譬如曾经也是国际联盟里的代表的奥地利的马奇先生，就是一个例子。我曾是驻国际联盟的观察员，现在看到我们在这里犯同样的错误，实在十分悲痛。

197. 最后，我们阿拉伯人常讲些格言，这可能是因为格言是一种简洁地传达某种意义的戏剧性的方法。因为有阿拉伯兄弟们在座，我要先用阿拉伯语背一段格言，再把它译成英语：“风和海争吵起来了，可是为这争吵付出代价的却是船上的水手。”我们都在这条船上；小国就是船上的水手。我们可经不起这场风和海在进行的激烈争吵，因为，虽然他们可能会伤害到自己，他们会使我们同遭灭顶之灾。

198. 主席先生，谢谢你对我有耐心，准许我发言。我认为我不能保持沉默，因为在面临着来势汹汹，会把我们都卷走，而不会为和平、进步和正义这个纪念联合国二十五周年的箴言扫清道路的暴风雨时保持沉默，会是一种罪过。

199. **主席：**我谢谢沙特阿拉伯代表。可是，大会如果知道项目 97 的一般性辩论已经结束也许有点好处。各位发言请以现阶段的讨论为限，本主席将非常感谢。

200. 印度代表已经要求我准许他发言，以行使答辩权。

201. **纳兰达·辛格先生(印度)：**夏希大使又乘机对我国提出了一些错误的控诉。我要在这里念出前天我国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在印度国会两院所发表的声明原文：

“本院已知道叶海亚·汗总统昨天宣布巴基斯坦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这个宣布是他为了转移世界对孟加拉国的注意力和把他自己造成的局面所应负的责任转嫁到我们身上所作出的最大的努力。在过去八个月里一直在同孟加拉国人民作战，在过去三、四个月里一直用全面战争威胁我们的军人政权所作的这个宣布，除了欺骗他自己的人民和全世界外，没有任何意义。

“叶海亚·汗总统发出的信息给人一个印象，好象他最后终于听从了一些世界领袖的劝告，放弃军事途径，改变为采用政治解决办法。我们希望，宣布紧急状态不是一个计谋，借以摆脱要他寻求政治解决的压力。

“自从雨季过了之后，解放军的胜利显然已经打乱了军人政权的计划。全体孟加拉国人民都完全支持的孟加拉国解放力量已经使巴基斯坦军队死伤惨重，而且已经解放了他们祖国的大片土地。

“我们自己也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一直在肩负无法忍受的重担，照料几乎一千万从巴基斯坦的压迫下逃出的，极度恐惧的男女及儿童。这些难民都要在可靠地保障他们的安全和人格尊严的条件下重回家园。我们决心向他们保证，他们将能尽快地实现这个愿望。

“巴基斯坦军队已经在轰击我们的边界地区，造成了生命及财产的损失。它的空军已经肆意侵犯我国领空好几次了。……间谍和破坏分子已在炸毁火车和桥梁了。从一九七一年三月起，为了

八百九十次侵犯边界的事件，我们已经提出过六十六次抗议。为了五十次侵犯我国领空，我们已提出过十七次抗议。可是，这些抗议都没有什么效果；巴基斯坦的宣传工具却散布着我们已经不宣而战，而且使用坦克和部队进行大规模攻击的传说，来掩饰他们不断侵犯的行动。这完全是谎言。事实上，是巴基斯坦在用全面战争威胁我们，把它全部的武装力量都部署在我国边境一带的作战阵地里，而且展开了一个使用‘打倒印度’，‘征服印度’这类口号的群众性的‘仇恨印度’运动。因此，为了保护我国的完整以及我国公民的生命和财产，我们不得不采取适当的措施，把我们的部队部署在防御阵地上。我们从来就没有使形势逐步升级和引起冲突的意图。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已经命令我们的部队除非为了自卫，不得越过边界。我们不能无视我们在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一九六五年一月和一九六五年八月到九月的经验。

“十一月二十一日，巴基斯坦的步兵在坦克和炮兵的支援下，向占领着博伊拉一带的解放区的解放军发动攻击；这个地区距离我国东部边境五英里。在强烈的炮火支援下，巴基斯坦的装甲部队前进到我国边界，威胁到我们的防御阵地。他们的炮弹落在我们境内，打伤了我们一些人。当地印度司令员采取了反击巴基斯坦的适当措施。在这次战斗中，我们击毁了十三辆巴基斯坦的沙菲式坦克。

“十一月二十二日，巴基斯坦军队出动了四架佩刀式喷气机，对我们的阵地进行空中攻击。我们的蚊式飞机在我国境内加以截击，击毁了其中三架。两个巴基斯坦驾驶员跳伞后，在我们的领土上被俘。我们把这个事件看成是纯粹地方性的战斗。

“即使巴基斯坦宣布了紧急状态，我们将避免采取类似的步骤，除非巴基斯坦进一步的侵略行为迫使我们为了国家安全而这样做。同时，我国必须保持沉着。我们勇敢的军队和人民将保证，任何巴基斯坦军人政权的冒险行动都会遭到适当的反击。巴基斯坦的统治者必须了解，和平的道

路——即和平的谈判和调停——比战争及对自由和民主的压制更有好处。”

202. **主席：**我了解巴基斯坦代表希望行使答辩权。

203. **贾拉尔先生(巴基斯坦)：**印度代表似乎在谈一些和我们的论题无关的事。我们谈的是对于我可以称之为作战命令的东西所作的变更。他却对这个集会念出了英迪拉·甘地总理在他们国会两院之一里发表的一篇演说的全文。他并没有否认一个事实，就是，印度政府的国防部发言人曾公开承认印度修改了在任何情况下任何印度军队都不得越界的命令，而且确实也实施了这项修改过的命令；印度陆军有好几次的确越过了巴基斯坦边界。注意最新消息的人今天一定听到了，今天早上，新德里的印度发言人又承认，印度

又利用了这些变更了的命令，对巴基斯坦的边境及领土进行了侵犯。

204. 他谈到了他所谓的解放军；我们称呼这些人为武装分离主义分子。不错，我们觉得难以在任何一点上对他们有所议论，可是，这些误入歧途的人被利用来为印度的目的服务的整个战略和整个做法，确实是最不幸的。从作战计划看来，显然是印度的重炮和坦克先开进巴基斯坦边界，然后再让解放军进来。以后，这些分离主义分子——不公平地，我承认——被驱上战场同巴基斯坦正规陆军作战；其结果则完全是一场屠杀。他们正在推动我们的人民残杀我们的人民，无论我国的人民是多么错误地受人摆布；这是件我们深感遗憾的事。

下午六时三十五分散会。